

AI MEIYOU ZHONGJIE

海峡两岸名家亲情散文

爱没有终结



鲁景超 著

AI MEIYOU ZHONGJIE



出版社

海 · 峡 · 两 · 岸 · 名 · 家 · 亲 · 情 · 散 · 文

爱没有终结

● 高洪波 主编

● 鲁景超 著

●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没有终结/鲁景超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0

(海峡两岸名家亲情散文/高洪波主编)

ISBN 7-5397-1784-X

I. 爱... II. 鲁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6450 号

责任校对:胡惠萍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天马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125 插页:3 字数:16万

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2.00元



前 言

高 洪 波

这套“海峡两岸名家亲情散文”丛书，全部出自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女作家之手。

女性之于亲情，似乎较男人更富有天然的联系。她们身上的感情因子更为活跃发达，心理感受更加丰富细腻，也许这是由女人的天性和生理特点所决定的。

亲情散文，不论是题材还是文体，对女作家来说，也许是更为称手和擅长的。女性散文的写作，照我看来，“五四”之后有一个高潮，另一个高潮大概就是九十年代了。女性散文的繁荣，使文坛不知不觉地具有了几分妩媚与温柔，使“男性话语中心”增添了几许和谐共振，使所谓的“阴阳大裂变”弥合了许多。

收入本丛书中的五位女散文家，北京的毕淑敏和鲁景超，上海的秦文君，远在台北的桂文亚、陈幸蕙，她们的文风亲切随和，毫无矫饰；她们的文笔细腻入微，处处流露出女性的敏锐直觉；她们的语言朴素无华，却又具有绝大的智慧与悟性，都给人一种明慧通达乃至有几分幽默的感觉。她们的身份，或女儿、或妻子、或母亲、或儿媳、或姐妹、或挚友、或师长、或学生，笔墨所涉的亲情，已远远超



越了仅以血缘或家族为纽带的私人感情生活，而升华为一种对情感之真、人心之善、生活之美的讴歌和呼唤。她们健朗愉快地投入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把握着、享受着身为女人的种种权利，也承担着无尽的责任，或相夫教子，或奉亲行孝，或身为职业女性在社会上拼搏冲锋而不失母爱之心、不让这种职业吞没女性的特质；或甘于奉献和牺牲，自己从这种献身精神中升华出人生的真谛，譬如“我很重要”，因为“没有人能替代我，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”。同时面对亲情、好友、伴侣，直至“俯对我们的孩童，我们是至高至尊的惟一。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，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。假如我们隐去，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，天倾东南，地陷西北，万劫不复。盘子破裂可以粘起，童年碎了，永不复原……”面对这一切，女性怎敢有胆量说我不重要？

实在是太重要不过了。

尤其是一个奉献型的女性。

这是一群何等优秀的女人！

关于优秀的女人，世上的定义成千上万，标准也难得一致。杨玉环是唐明皇眼中最好的女人，白居易却认定她是颠覆大唐帝国的祸根，“宛转蛾眉马前死”，这说明各自不同的立场造成了不同的评价尺度。

若干年前我阅读过西蒙·波伏娃的《第二性——女人》一书，她真是女性研究的权威，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。读她的书，分明就是感受一种女人的自尊，这种自尊包括心理、生理与智力上的自尊，让我十分钦佩。

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，即如大文豪曹雪芹先生命定的那种“水做的人儿”，我想主要是精神与品质上的美丽，外貌与气质上的秀雅，再佐以温柔可爱，便拥有了战胜“泥做的人”的条件。反之，如



《红楼梦》中许多恶婆子那样，气度褊狭，横生是非，非但谈不上“水人”，较之“泥人”还污浊，委实是女人的悲哀之处！

故而读到本丛书中《寻找优秀的女人》时，我才拍案称绝，作者站在女人立场的寻找，称优秀的女人一要善良，二要智慧，三要勇敢，四要美丽。美丽又分为几点组合因素，即和谐、柔和、持久。“美丽的女人应该是持久的。凡稍纵即逝的美丽都不是属于人的，而是属于物的。美丽的女人少年时像露水一样纯洁，青年时像白桦一样蓬勃，中年时像麦穗一样端庄，老年时像河流的入海口，舒缓而磅礴。”

如此诗意和深邃的对美丽的了解，不是女性又怎能体味得出来！如此精练而又准确的文字，不是女性又怎能寻找得出来？

故而在本文的结尾，我用自己若干年前写下的一首小诗来作为总结：

水属于女人
花属于女人
善良和温柔属于女人

月亮属于女人
大地属于女人
仁慈和坚忍也属于女人

尽管不是每个女人
都可以成为贤惠的妻子
也许并非每个妻子
都能变成慈爱的妈妈



但属于女人永恒的财产
是高贵无比的两个字：母亲

于是故乡、乳汁、童年
直至祖国和母爱一起
凝成一种永远的象征
女人，一种伟大的性别
令每一个男人忌妒不已
——尤其通过肋骨触摸
自己心跳的时候

这首小诗的题目叫《关于女人》，传说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，所以我想女性散文的写作者们，直至《圣经》的编纂者们，找到“肋骨”和身体那种密不可分的感觉时，也找到了使这个世界和谐的真正的秘密。

写于北京华威北里

1998. 12. 1



温馨的心灵世界(序)

李 国 文

朋友出书，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但嘱之为序，就有点踌躇了。于是，只好写一点读后感了。

因为，景超在这本散文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清新风格、抒情笔调、淡雅韵味、平实语言，还有她营造出的冲淡雅致的气氛，与我习惯了嬉笑怒骂，难免于愤世嫉俗，忍不住尖酸刻薄，弄得人很不高兴的笔墨，不尽相同。因此，颇担心对其精心构思的文本是不是会缺乏沟通，而难以共鸣。后来，我发现纯属多余的忧虑了。因为在文学世界里，凡是写出真情实感、发自内心、天然自成、不事雕琢的作品，总是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。

话还得先从萧军说起，我是从《十月》杂志上景超写的《壮哉，萧军！》一文，才算是详尽地知悉这位老作家的一生。那一年，我有机会与萧老同去香港。此前，我没有同他接触过，因为，我对于名人，无论是大名人，还是小名人，还是那种自以为是名人的人，总是设法躲得远些。因为人一出名，难免有道炫目的光圈，使他不同于寻常人，因此也就阻隔了别人对于他的了解。即使走近了他，由于名人的自重和接触程度的浅短，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。但这位集武



术、医术与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五月的矿山》于一身的传奇人物，大半个世纪来的不幸、不屈、沉沦、再生的苦难历程，使我们这些后辈深怀敬意的同时，也很有趣想多知道一些。

但在香港的日子里，虽有过几次私下的谈话机会，可他应酬太多，访客也太多，每当谈到兴头上，门铃一响，只好中断。而他的一生，又有太多可说的经历，非三言两语可谈得尽兴的，于是，约我回北京后，到他后海的家里聊天。但随后不久，他撒手西去，便成了我永远的遗憾。正巧这个时候，读到景超在《十月》上的文章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才算更近地了解了这位历经劫难的文学老人，聊作安慰。而且，也于无意中了解了景超在执教之余，还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，这孜孜不息的精神令人钦佩了。

文学是条不归路，谁要踏上征程，迈开第一步，便惟有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果然，她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许多，日积月累，选优集粹，便有了这本书。从这本书中读到一位女作家的心灵世界，无论是关于往事的回忆、家庭的记趣，还是对于长者的怀念、师友的情感，都可以感觉到她笔下的诗意。文章中描绘的那些人物，也许是太熟悉、太亲切的关系，温馨之情溢于言表。而叙述出来的那些故事，犹如走在秋日里京城寂寞的胡同中间，那种对于昨日的淡淡惆怅，也是可以体会出来的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而且，我也一直认为，文学是大家的事业，是需要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事业。只有每个提笔的人，都来关注文学，每个有文学才华的人，都为文学贡献，这才使文学热闹而不冷清。而要文学繁荣，允许作家去做各式各样的尝试，黄钟大吕也好，小桥流水也好，“文无定法”，不必强求一律。我以为，像景超这样写自己爱写的东西，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



目 录

前 言	高洪波
温馨的心灵世界(序)	李国文
有女万事足	(1)
“1”和后面的“0”	(6)
女儿爱问“为什么”	(13)
体 味 幸 福	(16)
家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	(18)
我为女儿办画展	(20)
女儿的伙伴	(24)
女儿的考试生涯	(27)
把童趣还给孩子	(30)
女儿的梦想	(33)
女儿的五起五落	(36)
女儿“打工”记	(39)
寻 书 记 趣	(42)
男子汉的眼泪	(57)



文学大师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	(72)
壮哉,萧军!	(80)
心 债	(93)
我眼中的大艺术家	(105)
明星摇篮旁的保姆	(118)
我和我的日本学生	(124)
大地与白杨	(133)
邻 居	(141)
走出播音间的方明	(150)
一个回归自然的老人	(155)
打 核 桃	(163)
我们胡同里的那群穷孩子	(169)
泪里的欢笑	(185)
爱没有终结	(191)
他用双手捧出辉煌	(198)
选 择 宁 静	(207)
有真性情乃有真文字(代后记)	(216)



有女万事足

三十多岁了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做母亲的权利。孩子还没出生，我的学生就把名字起好了：生男孩叫张根，生女孩叫张苗。我和我爱人认定了是个张根，亲戚、朋友们也从各地写信、打电话来纷纷祝福张根平安降临到人间。

孩子终于呱呱落地了，忙乎了半天的医生、护士高兴得直喊：“是个胖闺女！”

“啊——！”苦苦挣扎了几个小时候都没吭一声的我，这时候轻叫一声，眼圈红了。

“真没想到，你这个大学教师也这么封建。”

大夫故意逗我。她把孩子捧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在小屁股上轻轻一拍：“哇——”

我的女儿张开双手，有力地蹬着两条小腿，响亮地向全人类发表了“就职”宣言：“我来啦！”

从这一刻起，什么男孩呀、女孩呀，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我只知道这个小生命是我创造的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喜悦袭上心头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伟大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爱人就跑到医院来了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正参加全国散文、杂文的评奖活动，没能守在我们母女身边。还没



等我把初为人母的种种感受告诉他，他却抢先开口了：“想开点，想开点。”这个男高音突然变成大贝斯了，还带着一脸的沉重，“男孩女孩都一样。生个女孩也不错嘛。”这一个“也”字，算是把我的心凉到底了。

“真没想到，你这个作家也这么封建。”我一扭头气得不再理他。

不知怎么，消息灵通人士竟了解到这件事的详细经过，于是便跑到一位在我爱人面前最有权威的人那里告了一状。这个人就是冰心先生。

我爱人当了半生右派，性格很倔。但是他在冰心面前却像一个听话的孩子。他常说，平生最尊敬的人之一就是这位老人，每次从她那里回来，灵魂都像是受到了一次洗涤。

我感谢这位腿勤、嘴勤而又聪明的消息灵通人士，我也猜测着冰心老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我和张苗出这口气。

有一天下班回家，发现爱人正在笨拙地摆弄着一个镜框，桌上摊着剪刀、红纸、红丝线。

“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鼓捣起这些玩意啦？”

“先不告诉你，等我弄好，准让你大吃一惊。”

一顿饭还没做好，我爱人就大声招呼开了：“快来看！快来看！”啊，房间的正中央挂着个精巧的镜框，红底金边，两旁是红丝线编成的穗儿，喜庆、红火；再仔细一看，我真是大喜过望，上边写着：

有女万事足

敬贺

张锲同志

冰心 1989 年



过去常听人说：“有子万事足，无官一身轻。”这里先不谈论无官是否一身轻，单就这“有子万事足”一句，我看就充满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。冰心不愧是位“五四”老人，还真有股子反封建的劲头，她只在此处巧妙地改动了一个字，意思就全变了。“有女万事足”，说得太好了，我真希望所有重男轻女的父亲都能看看冰心写的这几个字，我真希望所有生女孩的妈妈都能由此而感到理直气壮。

我笑了，孩子的爸爸笑了，在爸爸怀里的张苗也笑了。从此，孩子就在笑声中不知不觉长大了。

张苗实在算不上漂亮，脑袋太圆，额头太大，小鼻子又太翘，那头浓发还永远不听话地立着，真可谓“怒发冲冠”。但让人奇怪的是，这个“丑小鸭”却比许多“美丽的小天鹅”有着更迷人的地方。

不仅仅是由于我们的偏爱，凡是见过张苗的人，都夸奖她身体发育得好，智力增长得快。她生下来是八斤四两，不到半年的工夫就长了十斤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胖娃娃。

张苗在孩子们中间也很有威信。上个星期，我带她到医院检查，一推诊室的门，所有的孩子齐声向张苗欢呼：“哥哥！哥哥！”张苗也很有点领袖的风度，一边微笑，一边从容地点点头。不过慢慢我才发现，这些张苗的崇拜者不仅弄错了张苗的性别，而且还过高地估计了她的年龄，其实这个“哥哥”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，不过个子最大而已。

当然，张苗也有淘气得让人哭笑不得的时候。别看她还不会走路，却有很高的“爬术”。只要需要，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爬到我家的任何一个角落。稍不注意，她就会把家里闹得地覆天翻。有一次，她甚至把她爸爸的原稿撕了，气得她爸爸连声呵斥，高高举起巴掌要打她。小张苗眼珠一转，嗲声嗲气地喊了一声：“爸爸好！”眼见着就要落到身上的巴掌改变了方向，父女俩都格格地笑了。



我们家的客人很多。张苗很喜欢见到客人，因为有了客人，她就有了表演的机会。听说，去过冰心家的人，都管她的女儿吴青副教授叫“吴司长”——冰心的“礼宾司司长”。来过我们家的人，还把张苗提了一级，管她叫“张部长”——我们家的外交部部长。别看“张部长”话还说不清楚，但她热情、周到。凡到我家来的客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她先胡乱叫上一通之后，便开始表演她的“十八般武艺”：打滚、鼓掌、做鬼脸、学猫叫……

瞧，我这个人提起女儿话就特别多。最后，再报告大家一条最新消息吧。

不久前的一个早晨，张苗一觉醒来，揉揉眼睛，就用小手指画着那个“有女万事足”的镜框，一边咿咿呀呀地说着只有自己才懂的话，一边摇头晃脑，手舞足蹈。

“傻丫头，你知道这上边写的是什么？”

“足——”

张苗突然使出全身力气冒出了这么一个字，说完，她的小脸都憋红了。

“苗苗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！”

我爱人欢喜地把张苗举了起来。她像是完全明白了那个镜框对自己的含义，歪着头注视了一会儿镜框上的字，然后又清清楚楚地叫了一声：“奶——奶——好——”我和我爱人被孩子的举动惊呆了，第二天便带张苗一道去看望冰心奶奶。

张苗大概过分激动了，那天的表现有些失常，从一进门起就大喊大叫，闹得人们说话都听不清。我对她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，急得团团转。还是冰心奶奶有办法，她找出一只玩具小猫来，黑皮绿眼睛，可爱极了！老人家轻轻一拍，那小猫还会“咪咪”地叫。

“我一生最喜欢小动物，这个，送给你吧！”冰心奶奶把小黑猫



放在张苗手上，张苗也轻轻拍了拍黑色的猫皮：“咪——”张苗一听，更乐了。

我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冰心老师！这孩子太淘气啦。真没法子！”

“淘气好，”冰心摸了摸张苗的小胖脸，“淘气的小子是好的，淘气的闺女是巧的。苗苗长大了，一定很巧。”接着，她又往我身边挪了挪说：“女儿好，女儿好，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。我祖父喜欢女孩，我父亲喜欢女孩，我也喜欢女孩。古人说，女比儿柔不厌多嘛。依我看，如果只准生一个，宁可要女儿，不要儿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爱人愣愣地问了一句。

“你们看看周围的家庭，老人大都和女儿一起过，和儿子在一起过的却比较少。”老人家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和女婿，又风趣地说：“女婿听话，好管。婆媳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娇嫩、客气。你们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呀？”

冰心先生又慈祥地一手拉着我爱人，一手拉着我，提高音量说：“我劝你们等苗苗长大了，也和我一样，同女儿女婿一起过。苗苗，你说好不好呀？”

说来也巧，就在这时，安静了半天的张苗直着嗓子喊了一声什么，把我们逗得全哈哈大笑起来。

是啊，“有女万事足！”当然，生儿子的父母也不要灰心，儿子也有儿子的好处。我愿天下做父母的人都像我一样幸福。



“1”和后面的“0”

熟悉我的人都说，自从得了个宝贝女儿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。

我承认，这个刚满两周岁的小家伙，已经使我如醉如痴了。她在我心里的位置至高无上，她的任何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对于我都是最高指示。

女儿会听故事了，我的床头、书桌上从此便堆满了各种儿童画册，“山羊公公”、“狐狸大姐”、“小白兔妹妹”成了我的主要研究课题。女儿喜欢带点冒险性的游戏，我便抱着她视察了北京城所有公园的儿童游乐场，“旋风”呀、“飞龙”呀，什么刺激玩什么。尽管我有点“恐高症”，小时候连滑梯都没坐过，但为了怀里的胖娃娃，嗨，豁出去了！

我从早到晚地为女儿忙，忙得晕头转向，忙得其乐无穷，为她眼前的吃喝拉撒睡忙，也为她未来的美好前途忙。女儿无意间画了个圆圈，我便认定她有绘画才能，不光忙着给她买来各种彩笔，还忙着为她筹划到底拜哪位名画家为师更好。女儿无意间随着乐曲踩出了几个舞步，我又认定她有音乐天才，忙着找来一大摞世界名曲录音带，从古典到现代，甭管爱听不爱听，每天让她欣赏半个钟头。

我爱人张镗也是个忙人，除了忙作家协会的行政事务外，还要